



工作的俄罗斯人员的人身安全。普京还称，他已与以色列、伊朗双方接触，试图结束这场持续了一周的冲突。但话音未落，美军的钻地弹已经落到了伊朗的相关核设施上。

当然，目前看，俄罗斯的相关人员并不在福尔多、纳坦兹和伊斯法罕三处核设施工作，而是在伊朗布什尔港的核电站帮助伊朗建造核反应堆。而普京称，俄方与伊朗、以色列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。“俄罗斯会一直履行对伊朗的义务，坚定支持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。”

刘中民向《新民周刊》记者分析：“从2003年伊核危机出现到现在20多年了。伊朗长期围绕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问题同美国、西方、以色列进行博弈。以色列不断地宣称，伊朗已经接近制造核武器的门槛。最近互联网也有一段视频剪辑，是内塔尼亚胡从1996年以来反复在联合国等其他场合讲话，几乎每隔几年就宣称伊朗‘即将拥有核武器’，但截至目前，伊朗并没有拥有核武器，这表明以色列的自相矛盾。”刘中民还表示，“另一方面，虽然近期国际原子能机构（IAEA）投票认定，伊朗存在违反IAEA规定的做法，但IAEA依然认为伊朗没有进行核武器开发”。但也要看到，从技术的角度来说，60%是浓缩铀



上图：6月15日拍摄的伊朗纳坦兹核设施的卫星照片。

的门槛，从60%提炼到90%是一个相对容易实现的过程。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闪电式打击之前，外界报道基本认定伊朗已经具备达到60%丰度的浓缩铀生产能力，迈向90%的武器级浓缩铀提炼也不是特别难的事情。

“但是从90%再到进行核爆试验，实现核武器化、与运载工具体化，最后进入能够实际发射的部署状态，伊朗还远远没有接近这一进程。伊朗面临的悖论就是始终在坚持开发，但始终没有达到正式拥核的地步，但却成为以色列长期游说美国遏制伊朗的理由。”刘中民说。

而从另一个视角去观察，情况却未必如以色列所言那般。“近

年来，无论是从政策宣示还是实际做法来说，伊朗一直强调要和平利用核能，并且上世纪70年代就加入了联合国的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》。2015年伊核协议签署，协议给伊朗保留了进行铀浓缩的能力，但是铀原料一旦产出就立即运走、送往第三方，也就不会有从60%提炼到90%乃至后续的核试验、武器化等过程。到目前为止，应该说2015年伊核协议依然是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最理想方案：它既保留了伊朗的核开发（即和平利用核能）权利，也提供了透明的可监督机制，确保伊朗不会生产出核武器。”刘中民说。

然而，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的2018年使美国退出伊核协议。